

何常在

著

HECHANGZAI WORKS

运作

“成大事者，
三分靠运气，七分靠运作”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Ltd.

工作

工作

工作

何常在
HECHANGZAI

著

这

作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运作 / 何常在著.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2

ISBN 978-7-5596-1444-5

I. ①运… II. ①何…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331502号

运 作

作 者: 何常在

选题策划: 北京磨铁图书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郑晓斌 徐 樟

封面设计: 仙 境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

三河市冀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336千字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印张20

2018年3月第1版 2018年3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96-1444-5

定价: 45.00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 可联系调换。质量投诉电话: 010-82069336

— 目录 — CONTENTS

第一章 惊变 / 001	第十六章 别有用心 / 078
第二章 遗嘱 / 006	第十七章 兵来将挡 / 083
第三章 人生逆流 / 011	第十八章 四方云动 / 088
第四章 轩然大波 / 016	第十九章 来路方长 / 094
第五章 攻守同盟 / 022	第二十章 横生枝节 / 098
第六章 事在人为 / 027	第二十一章 关键人物 / 103
第七章 波折不断 / 032	第二十二章 更多纷争 / 108
第八章 绝对权力 / 037	第二十三章 直面 / 113
第九章 当务之急 / 043	第二十四章 遭遇战 / 119
第十章 再变 / 048	第二十五章 江山美人 / 125
第十一章 天大难题 / 053	第二十六章 阻击战 / 130
第十二章 巨额财富 / 058	第二十七章 初战告捷 / 135
第十三章 各凭本事 / 063	第二十八章 内幕重重 / 140
第十四章 埋下伏笔 / 068	第二十九章 确定方向 / 145
第十五章 迂回之计 / 073	第三十章 将欲取之 / 150

第三十一章 前景大好 / 156	第四十六章 争权 / 234
第三十二章 成交 / 161	第四十七章 险棋 / 239
第三十三章 智斗 / 166	第四十八章 粉墨登场 / 245
第三十四章 碰撞 / 171	第四十九章 震惊 / 250
第三十五章 条件 / 176	第五十章 杀招 / 255
第三十六章 兵无常形 / 181	第五十一章 各怀心思 / 260
第三十七章 策略 / 186	第五十二章 盛会 / 265
第三十八章 转折 / 191	第五十三章 五大集团 / 269
第三十九章 主动权 / 197	第五十四章 价高者得 / 274
第四十章 期待已久 / 202	第五十五章 游戏规则 / 279
第四十一章 历练 / 207	第五十六章 大胜 / 285
第四十二章 输赢未定 / 212	第五十七章 新的战场 / 290
第四十三章 大麻烦 / 217	第五十八章 大局初定 / 296
第四十四章 诱之以利 / 223	第五十九章 重新洗牌 / 302
第四十五章 计谋 / 228	第六十章 新世界 / 307

第一章



惊 变

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候，倪流还以为只是生活中一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玩笑，根本就没有意识到事情会一步步滑向未知的深渊。

当时正逢年底单位聚餐，他正在饭桌上同领导说话，手机忽然很不合时宜地响了，坐在他右首的美女同事肖米就掩着嘴吃吃笑他。

肖米长得还行，属于耐看的类型，身材小巧玲珑，嘴巴微翘，嘴唇微厚，圆脸蛋，一笑还有两个酒窝，中等偏上的姿色，皮肤很白。

笑什么笑，倪流心中嘀咕一句，他不喜欢肖米，在他心中，肖米就是智商低，却喜欢乱出风头的典型代表。

倪流本不想接电话，但特定的来电铃声让他听了出来，是襄都首富亿万富翁宋国文来电。

宋国文的电话，他不能不接，只好向领导告了罪，一溜儿小跑到雅间外面接了电话。

雅间外面的空气好多了，清新凉爽，让倪流精神为之一振。单位里很多人都抽烟，如果不是因为今天是元旦前夕的单位聚餐，他宁愿不来，他最受不了烟草的味道。

“倪流，我快要死了，你赶紧来中京大酒店，送我回襄都。”

宋国文口齿不清，咬着舌头说话的腔调明显是醉话，而且他说话的嗓门儿之大，震得话筒嗡嗡直响，倪流只好让手机远离了耳朵，等宋国文说完之后，他又重新将耳朵贴近了手机听筒。

“宋国文，你又喝了多少酒？别闹了，赶紧找个地方住下，下大雪了，现在高速都封路了，回不去襄都了。”倪流太清楚宋国文了，宋国文虽然贵为亿万富翁，却嗜酒如命，好像穷得多缺酒喝一样，见酒必喝，一喝必醉，不过也许正是宋国文

的好酒量和他在酒桌上从不认输的豪爽表现，才让他的生意一直一帆风顺。

石门距离襄都120公里，现在外面风雪交加，雪大路滑，再加上又是晚上，高速封路，还得走国道，拉倒，鬼才陪宋国文胡闹。

“你不是一直想开我的奔驰吗？来中京大酒店找我，让你开个够。”宋国文继续鼓动倪流，“倪流，不骗你，这一次我可能真不行了，你得陪我回一趟老家，死，我也得死在家里。”

“喂，喂，怎么没声音了……”倪流算是怕了宋国文，不想和他扯皮个没完，就使出了常用的一手，他将胳膊伸长，让手机离自己很远，假装听不清，“喂，喂，我这里信号不好。”

“窝囊废……”电话挂断的一瞬间，倪流隐约听到宋国文骂了他一句。

倪流笑着摇了摇头，他是很喜欢宋国文价值百万的奔驰ML350，3.5升的强劲排量、四轮驱动的先进动力、顶级豪华配置，只看一眼就让爱车如命的他跃跃欲试。

可惜多少次他想上手开一开，都被宋国文很不客气地推到一边，他就发誓，这辈子不开上奔驰，不是男人！

没想到，信奉车和女人概不外借原则的宋国文会主动让他开他的奔驰，太稀罕了。

想归想，倪流还是按捺住了蠢蠢欲动的想法，可不能胡闹，这么大的雪，又是大晚上的，他真要开车陪宋国文一路从省城回到襄都，是过了一把奔驰瘾，但姐姐非得骂死他不可。

没错，襄都远思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赫赫有名的亿万富翁宋国文是倪流的姐夫。

不过，倪流从来不称呼宋国文为姐夫，一直直呼其名，原因无他，只因宋国文一向瞧不起他，认为他窝囊而没有担当，不是一个响当当的男人。其实说心里话，倪流表面上宋国文长宋国文短的，内心还是很敬重宋国文的为人和本事，宋国文白手起家，从不名一文到坐拥亿万财富，只用了不到十年时间。

宋国文之所以瞧不起倪流，是因为倪流大学毕业时宋国文想拉他加盟他的公司，倪流却没有答应。

倪流并非不喜欢商场上的跃马扬鞭，也想建功立业，只是他一直有一个梦想，不想依附别人，只想凭借自己的努力打开一片天地。

只不过形势比人强，在参加工作后，他才发现理想和现实的距离过于遥远了，

他在单位埋头苦干了三年，表现倒也不错，但是却没有做出什么大的成绩。倪流却始终没有灰心，他相信机遇或许会在一个不经意的日子突然降临到他的面前。

当年宋国文劝说了倪流很长一段时间，倪流都不为所动，最后宋国文气坏了，骂倪流是个软蛋，鼠目寸光，没远见、没理想、没追求，一辈子都会是一个窝囊废。倪流被宋国文骂得狗血喷头，却一点儿也不生气，也不向宋国文解释他的理想，只是等宋国文骂累了，他笑眯眯地说了一句：“好，宋国文你骂我窝囊废，我以后不叫你姐夫了，就叫你宋国文。”

“你就是叫我宋大头，我也是你姐夫，是你到死都改变不了的事实！”宋国文扔下一句话，气呼呼地走了。

“宋大头”是宋国文最忌讳的外号，宋国文确实头大如斗，长得很丑，以前谁叫他宋大头他就跟谁急，后来发达了，他反而又不怎么在意了，自称头大有脑子，可见一个人如果底气足了，长得丑或是长得怪反倒成了个性。

倪流说到做到，从此以后见到宋国文再也不叫姐夫了，就叫宋国文，一叫三年。宋国文也不在意，随便他叫什么。

虽然宋国文骂倪流是窝囊废，而且倪流也不如别人一样在他面前毕恭毕敬地称呼他为宋总，甚至连个姐夫都不叫，但他对倪流却一直很在意，只要一来省城，有事没事必找倪流聊聊，或是讲讲他的集团的发展前景，或是吹吹牛，吃顿饭，也不知宋国文看上了倪流哪一点，反正他很欣赏倪流的个性和能力，时不时重复同样一句话：“远思集团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只要你想来，公司会有一个副总的位子一直为你保留。”

总体来说，宋国文和倪流的关系十分不错，不像姐夫和小舅子，反倒像兄弟。

关系再好，倪流也不喜欢宋国文的嗜酒如命，不知多少次劝宋国文少喝一点儿，但每次宋国文总是眼睛一瞪，理直气壮地说道：“你懂个屁！远思集团的每一笔业务，都是我一杯接一杯的酒喝来的，没有酒，就没有远思集团的今天。”

宋国文的歪理邪说，倪流不敢苟同，却也不反驳他，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不喜欢别人强迫他，他也不会去强迫别人。他只是不喜欢宋国文的酒品，凡是和宋国文喝过酒的人都知道，宋国文酒品不好，所以熟悉他的人和他喝酒，多半不会让他喝醉。喝醉后的宋国文，要么骂娘，要么胡闹，甚至会做出匪夷所思的事情，比如会在雪地里唱歌，会在楼顶跳舞。

其实他骂娘还好，胡闹起来，才让人受不了。

正因为如此，倪流在接到宋国文要死要活的电话后，才浑然没有放在心上，以为宋国文和往常一样，不过是酒后又一次发酒疯罢了。

接完电话，呼吸完新鲜空气，见时间才晚上八点多，心想聚会估计还得闹腾一个多小时，这大雪天的，还是早点回去才是正经事，这么想着，倪流迈步向回走，才走两步，迎面就走来了肖米。

“倪流，女朋友又查岗了？”肖米喝了不少酒，圆脸上弥漫了一层红润，倒让她显得比平时更多了几分妩媚，她一脸娇笑，伸出一根手指点在了倪流的胸口，“我说……你也太没出息了，早请示晚汇报，没结婚就这样，这要是结婚了，可怎么得了？”

倪流开玩笑道：“要不肖姐当我的女朋友算了。”

“我？”肖米摆了摆手，笑得很开心，“我可不行，配不上你这个大才子、大能人。”

倪流今年26岁，毕业于燕山大学，大学毕业后留在省城石门，在市政一公司从事排水设计工作。参加工作三年间，踏实勤恳，赢得了领导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再加上他长得健康阳光，身材颀长，性格开朗，喜欢开玩笑，又乐于助人，在单位颇有人缘。

倪流能写会画，在学历普遍不高的市政一公司，他如鹤立鸡群一般，就赢得了大才子、大能人的称号，尽管他也知道，许多人称呼他大才子、大能人的时候，是两分嫉妒，三分羡慕，外加五分嘲笑。

市政一公司说白了是修路、挖沟、掏下水道的公司，哪里需要什么才子？

“是我配不上肖姐。”倪流嘻嘻哈哈地说道，“肖姐是公司的第一美人，多少人都拜倒在你的石榴裙下。”

“去，少贫，我还不知道你？笑得甜，心里贱。”肖米向倪流飞了一个媚眼，扭动腰肢从倪流身边走过，娉婷婷朝走廊尽头的洗手间走去。

一股浓郁的香水味道直冲鼻子，倪流呛得连打两个喷嚏，回头看了看肖米还算有几分美感的背影，摇了摇头，女人要么别用香水，要用就千万别用劣质香水，劣质香水令人作呕的气味，可以让本来还算有几分姿色的形象瞬间降低好几个档次。

倪流回到雅间的时候，酒局上的战局正酣，呛人的烟味又刺激得倪流直想咳嗽，他想了想，还不如躲到外面清静一会儿，这么一想，转身要走的时候，却被领导叫住了。

“倪流，不许当逃兵，来，替我挡一挡，我喝多了。”领导冲倪流招了招手。

倪流也喝了不少酒，少说有半斤，他酒量好，平常却不怎么喝，真要喝起来，一般人也不是他的对手。不过今天他不想替领导挡酒，正想找一个理由拒绝时，第二个电话就很及时地打了进来。

如果说第一个电话是不合时宜的话，那么第二个电话却让倪流如遇大赦，他急忙掏出手机，冲领导扬了扬：“头儿，我先接个电话。”

倪流一转身出了雅间，急匆匆又回到了外面，迈出雅间的一瞬间他下定了决心，在结束聚会之前，他不会再迈进雅间一步。

第二个电话是吴小舞打来的。接到第二个电话时，倪流心中终于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

“喂，倪流……”

在吴小舞的声音响起的同时，倪流眼前就浮现出一个齐耳短发、白领职业装、瓜子脸、柳叶眉的女孩形象，她光洁的脸庞和白皙的皮肤，高挺的鼻子、大大的凤眼以及犹如雪上一枝梅一般的娇艳红唇，无一不展现出一个青春女孩所能拥有的所有芳华。

“帮帮忙，倪流，宋总真不行了。你快来接他好不好？我求你了。”

吴小舞的声音软软的，有一股子说不出来的慵懒味道，怎么听怎么不像一个秘书应有的干脆利索的语气，倪流就想不通为什么宋国文非要用吴小舞当秘书，难道仅仅是因为吴小舞的年轻漂亮？

倪流心中一沉，吴小舞说话的口气虽然不够干脆，但她是一个做事情很有分寸的女孩，不会乱说话，他就急忙问道：“又喝了多少？”

“大概一斤半白酒。”

一斤半白酒对宋国文来说，不算致命的量，怎么就不行了？当然，吴小舞所说的“不行”是指闹腾得不行了，而不是指人不行了，倪流正好站在走廊的窗口，向外面看了一眼，大雪纷纷扬扬下个不停，地上的积雪至少有三四厘米厚了。

“非要回襄都？”倪流始终想不明白宋国文这一次的酒疯发的怎么这么有创意，这三更半夜顶风冒雪回襄都，难道是襄都的公司总部出了什么大事？

“嗯……”吴小舞的鼻音稍重，她似乎是在外面打电话，声音冻得微微颤抖，“宋总说，如果你不送他回去，他就自己开车回去。”

“瞎胡闹！”倪流吼了一句，“我这就过去。”

第二章

— e 书 —

遗 嘱

“头儿，家里出了点儿事儿，我得先走一步。”倪流说到做到，还真没有迈进雅间，而是站在雅间门口向领导请假。其实也不能算是请假，今天是12月31日，明天就是元旦，今晚的聚会是年底聚餐，从明天起，放假三天。

领导对倪流一晚上心不在焉的表现很不满：“不准走，倪流，你今天的表现让我很失望。”

“领导，家里真的出事儿了。”

“我说不行就不行！”领导有意跟倪流过不去，他举起了酒杯，“你要走也可以，喝完这杯酒就放你走。要是不喝，就是看不起我。”

要是平常，喝就喝了，虽然领导手中拿的酒杯足有三两，三两白酒对倪流来说不算什么，但现在不行，他要开车送宋国文回襄都，120公里的大雪夜路，本来就喝了半斤白酒了，再喝三两，不是拿命开玩笑吗？

同事也跟着起哄：“喝，不喝就不放你走。”

倪流恼了，脸上却还是挂着笑，正要再解释几句时，第三个电话就打了进来。

接到第三个电话时，倪流的脑中莫名其妙突然就跳出了一句话：“一个男人一辈子当中，总要经历一两次的风雪兼程，人生才会完整……”

第一个电话不合时宜，第二个电话是及时雨，第三个电话就是雪中送炭了，倪流这一次干脆连一句解释都欠奉，一扬手中的手机，扔下一脸铁青的领导，转身就走。

又是宋国文来电。

“楼下，下来。”宋国文生硬地扔下一句硬邦邦的话，“你有五分钟时间。”

比起领导的不满和愤怒，还是姐夫的安全重要，倪流也没回去再向领导说明什么，直接下楼。

到了楼下才发现，积雪有半脚深了，踩在雪上，咯吱作响，而且风雪呼啸，在路灯的照耀下，鹅毛般的大雪纷纷扬扬，铺天盖地，几乎要将整个世界覆盖一样。

楼下的停车场里，静静地停着一辆黑色的奔驰ML350，在漆黑的夜色和灯光的双重映衬下，流光溢彩，就如一头充满力量的野兽。倪流见猎心喜，手指划过奔驰ML350光滑的车身，感觉比抚摸女人光洁的身体更有美感。

驾驶位虚位以待，倪流迫不及待地打开车门，跳上了驾驶位，双手放在方向盘上，心中一阵激荡。多少次梦想驾驶一辆奔驰，而现在，梦想终于实现了。

楼上雅间，看到倪流坐进大奔，站在窗前向外张望的领导和同事都惊呆了，个个目瞪口呆，说不出话来。倪流在单位上班三年，从来没提过他有一辆奔驰。

过了半晌肖米才无比羡慕地说道：“倪流这小子心机够深的，都开上奔驰了，他家里是不是特别有钱呀？”

他们在市政一公司工作的，月收入一千多元，平常混个吃吃喝喝还行，要说能买得起奔驰，完全是天方夜谭，就算头儿配的专车也不过是一辆价值十万多的桑塔纳，和百万的奔驰相比，一个地上一个天上。

倪流这小子……怎么坐得起奔驰？没看出来，这小子平常不吭不哈，难道他还是一个富二代？

倪流一坐进奔驰，就进入了状态，早就将所有问题抛到了脑后，他系上安全带，冲后座的宋国文点了点头，又冲坐在副驾驶的吴小舞笑了一笑，踩住刹车，推到D挡，轻轻松开刹车，奔驰ML350就如一只轻盈的蝴蝶驶离了停车场。

半个小时后，汽车驶出了市区，沿107国道一路南下，直奔襄都而去。

刚出市的时候，大雪才下了几厘米深，走到半路的时候，大雪就有半尺深了。虽是夜晚，但大雪中白茫茫一片，极目四望，也可以看到很远，目光所及之处，平常车流不断的107国道空无一车，仿佛天地之间，就只有一车三人在风雪中踽踽独行。

按说在风雪交加的夜晚，四下空旷如寂，在一辆性能优良的豪华汽车中，有美人同行，本是一件虽有危险却充满了某种暧昧可能的美事，但倪流却对近在咫尺的吴小舞视而不见，尽管吴小舞脱了外套之后的身材玲珑精致，堪称完美。

倪流是在担心，从他上车开始，宋国文就开始睡觉，当时时间不到二十一点，现在距离石门80多公里了，时间也指向了二十三点，宋国文却没有醒来一次。

一般来说，喝醉之后呼呼大睡是好事，有助于醒酒，但对宋国文来说就不太正常了，倪流太了解宋国文了，每次醉酒，他差不多睡一个小时就会醒来一次，然后

折腾一个小时才会再睡，如此反复，一晚上不折腾个五六次绝不罢休，这一次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安静？

本想叫醒宋国文，但宋国文睡得正香，呼噜打得很响，倪流就又专心开车了，心里却翻来覆去地在想，平常宋国文酒后发疯，也有胡闹出格的时候，但从来没有像这次一样闹得这么厉害，而且还要死要活的，他到底哪根筋不对，非要冒死回家？有什么急事不能等着明天白天？

雪大路滑，一路上几次出现险情，险些掉到沟里，如果不是倪流上班几年间，每天都要开着单位的皮卡跑工地练出了一流的开车技术，再加上四驱的奔驰操控性能优越，恐怕现在死了十次八次都有了。

“到哪里了？”正胡思乱想时，宋国文终于醒了。

“距离襄都还有40多公里。”一听到宋国文终于醒了，倪流才长出了一口气，回头看了宋国文一眼，尽管看不清楚他的脸色，见他坐了起来，心中大为宽心，“雪太大，从石门出发到现在走了4个多小时，才走了80公里，还有几次差点滑到沟里，如果不是看在你是宋国文的分儿上，我早就骂娘了。”

“骂谁娘？骂我的娘就是骂你姐姐的婆婆，有本事你就骂。”宋国文骂骂咧咧地笑道，“我都快死了，你还矫情？你现在送我回家，总比拉一个死人回去强吧？就别埋怨了。”

平常宋国文说话粗俗归粗俗，却很少提到死，怎么刚醒来，一开口就是死？倪流眉头一皱，想说几句什么，宋国文却不给他说话的机会。

“小舞，拿水。”

吴小舞拿过水壶，扭身递水给后座的宋国文，侧身的时候，她曼妙的腰身和丰满的双胸就毫无保留地朝倪流盛开了最优美的姿态。

必须承认，吴小舞是一个不但漂亮还十分性感的女孩。

倪流见过的漂亮女孩很多，但如吴小舞一般既漂亮又性感得让人不敢多看几眼的女孩，还是第一个。他敢同肖米开玩笑，却不敢多看吴小舞几眼。

穿了冬裙的吴小舞，就如寒冬之中的一朵梅花，娇艳而美丽，明媚而忧伤，她微显瘦削的瓜子脸虽然脸型近似完美，但镶嵌在上面的一双如宝石一般的双眼却时不时流露出忧伤的眼神，总是让人不由自主心生怜香惜玉之意。

一路上宋国文睡觉，吴小舞也不陪他说话，只顾一个人靠着窗户发呆，她出神的样子就如被雪冻得发抖的花瓣，别有情致。

宋国文喝了一口雪水之后，又将水壶还给吴小舞，说道：“倪流，行呀，你小子开车技术不错。”

“一睁开眼就骂人，宋大头，真有你的。”倪流为宋国文明明没事却折腾他而不满，“早知道，我就不陪你胡闹了，你看现在雪越下越大了，不知道天亮前能不能到家？”

“又叫我宋大头了？”宋国文咧嘴一笑，毫不在乎倪流的怒气，他伸手一推倪流的肩膀，“三年了，你没叫我一声姐夫，你现在叫一声姐夫，我把奔驰送给你。”

“姐夫！”倪流知道宋国文是在捉弄他，却还是毫不含糊地叫了一声姐夫，“你说的，我可是当真了，回家我就开走。”

“你小子终于叫我姐夫了，虽然你不是真心想叫，是看在奔驰的分儿，不过我也满足了，好，我不但要送你一辆奔驰，还要再送一份大礼给你。”宋国文声音洪亮，看样子是一点事儿也没有，他恢复了平常大大咧咧的姿态，“小舞，我说，你记录。”

“是，宋总。”吴小舞平常习惯了记录宋国文的吩咐，拿出记事本和笔，做出了聆听的姿势。

“遗嘱……”宋国文咳嗽一声，“立遗嘱人：宋国文；遗嘱内容：如果宋国文死亡，宋国文名下所有股份和债权关系全归倪流所有。”

“啊……宋总？”吴小舞吓了一跳，“真要这么写？”

“你看我像在开玩笑吗？”宋国文不满地说道，“是不是想让我留点遗产给你？”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宋总……”

“喀喀……”宋国文一阵猛烈地咳嗽，“倪流，停一下车。”

倪流缓慢靠边停车，车还没停好，对面驶来一辆汽车，汽车的灯光一闪，照进了车内，也照到了后座的宋国文身上，从后视镜向后一看，他顿时大吃一惊。

宋国文的嘴中，正大口大口地向外涌出鲜血！

这一惊可是非同小可，倪流吓得心惊肉跳，刚一停稳汽车，他就推开车门下车。

和车内的温暖如春相比，车外天寒地冻，几乎滴水成冰，一下车，雪片夹杂狂风吹到了脖子里面，冻得他打了个寒战。

深夜的荒郊野外，天地之间仿佛除了一辆奔驰汽车之外，都被白雪覆盖，再看远方，大雪无痕。

顾不上欣赏从未见过的令人震撼的雪景，倪流急忙拉开了后门，坐在后座上，一把扶起了宋国文：“姐夫，你怎么了？”

“笨蛋，我这个样子能是怎么了？快要死了。”

“刚才还好好的……”倪流几乎要哭了，他的人生之中从未经历过这样的生死时刻。

“刚才是回光返照。”

“你真要死了，姐夫？你别吓我。你以前从来不说真话，怎么这一次一说死就死了？”

“一个人哪怕一辈子全说假话，临死的时候，也会说一句真话。”都这个时候了，宋国文还能笑得出来，他躺在倪流的腿上，凄然地笑了一笑，“倪流，有我的遗嘱，有小舞做证，我名下的全部资产，你一定要接手过去。等到了襄都，如果我还没死，我会找律师办好手续；如果我死了，就让小舞找律师办好手续，不管我死没死，你都要记住，别听你姐姐的话，别管别人说什么，也别管我家里人的反对，你记住，一定要接手……”

“姐夫，我……”倪流泣不成声，现在不是他去深思姐夫为什么要把名下的几十亿资产都过户到他的名下的时候，他现在又惊又怕，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

汽车内本来平缓流淌的乐曲陡然间风格一变，由刚才轻松舒缓的《一路平安，玛利亚》变成了激昂的《命运》，同样是理查德的钢琴曲，风格一变，却给人完全不同的感受。

命运……命运是一条奔流不息的河流，有浅滩，有急弯，也有突如其来的逆流！

第三章

* * * * *

人生逆流

“你什么你，拿出一个男人样儿来！”宋国文大声呵斥倪流，情绪一激动，嘴里又涌出了一口鲜血，他一把推开倪流，“小舞，写好没有？检查一遍，拿给我签字。”

吴小舞脸色惨白，双手颤抖地从前座将遗嘱递给宋国文，宋国文打开车顶灯，扫了几眼确认无误后，唰唰几笔签上了自己的大名。或许是为了保险起见，他又从随身的公文包中拿出印章，盖上了章。

比倪流小1岁的吴小舞，担任宋国文的秘书还不到两年，一年多来，她见多了宋国文喝酒、喝醉、骂娘、胡闹，还从来没有见过今天的场景，在她24岁的生命中，也没有亲眼见过一个人的死亡，早就吓得战战兢兢，几乎瘫软在座位上。

相比之下，倪流虽然泪水直流，却比吴小舞镇定多了，他擦干眼泪，对吴小舞说道：“小舞，打120，快点。”

吴小舞赶紧拨打了120，打通之后，说了几句，她转身问倪流：“我们现在在哪里？”

“在107国道由北向南，距离襄都40公里处……”倪流轻轻放下宋国文，“姐夫，你坚持住，我这就送你回家。”

“你可得开快点儿，倪流，我怕我见不到你姐最后一面了。”和刚才还有力气骂人相比，现在的宋国文有气无力地软成一团，眼见是真的不行了。

倪流平常虽然直呼宋国文大名，也常爱和他开玩笑，没有称呼他为姐夫，但实际上在内心深处，他不但十分崇拜宋国文，还视宋国文为他的人生偶像。

尽管他并不认为成为亿万富翁才是人生唯一的成功，但至少宋国文是襄都商界的骄子，是中省商界的精英，就算不提襄都商界内不少人都对宋国文十分佩服，就